珂雪絲外集

珂雪齋外集卷之九

公安晁隱袁中道著

游居柿錄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正月初一日居雷宅以守制不賀年

至二聖寺禮佛時三聖閣爲措大輩欲占作書房諸僧來訴予念此係先舅及先父先兄捨爲誦經行道之所若與諸儒作書房豈先人

本旨予乃首捐貲設數十人供于上起華嚴
會且題數字于上
風日清美往遊石洲偶逢五弟汪生惟脩呼之
同去過以明舍值以明在門曰安往曰遊石
洲以明亦懽然各攜一壺數肴登予汎梟舟
順流而下頃刻抵洲令童子炊飯予等登舟
覓石子五弟眼根最利偏多佳石如纏絲瑪
瑙者甚多予趺坐水石間童子拾得佳者以
示予摶弄少時仍擲之已席地聚飲命童子

歌一曲日已暮登舟回

往斗湖看五弟築呂仙臺舊傳純陽過此濯足

故至今相傳有呂仙臺一名濯足臺其跡久

湮五弟于三湖岸上得少許地因築臺以存

仙跡

初九日至二聖寺起華嚴會賓方爲首合智者

禪堂及本寺諸僧共三十餘人予亦嘿誦至

晚而散

步至江上望江北白沙千頃若雪是夜頗不懌

蓋中郎逝後往時同學號湥相知者皆作白眼按劍之語中夜誦李龍湖語云匹夫無假故不能揜其本心譚道無真故必欲剗其出類真禹鼎秦鏡也

早至五弟園看紅梅月夜步至新居及五弟樓下復踏月過王以明居士于市留小飲因同過李謫星舍歸來雞唱燈下作答遠人書

上元日靜亭舅至同往五弟園看綠蕚梅綠雪照人骨爲之冷

一扶乩仙者至但動念卽知不須說出

連日爲諸客所嬲心思不快今日方得淸閑一

日

居雷氏宅竇方自龍灣市歸携蘇雲浦圖價來

弁得書

赴三聖閣華嚴會同以明食齋

未央書室看玉蘭

二聖寺赴華嚴會

同蕙畝登三穴橋舟宿于潘氏河將往村中以

清明在邇往村中祭掃先塋也
早抵孟溪登于舊所築臺去年于有志棲隱于
此地市麥田數畝前臨河後枕湖因令人築
臺于中植竹屋數楹前後種柳後開一池引
湖水入其中種蓮花門外繫艮舟臺甫就爲
洪水流去其半志爲之懸
風雨大作閉門兀坐時舊日痰火微舉發
春雨大作舊病舉發山庄破壞不蔽風寒急歸
抵三穴橋還畱氏宅

春已半矣天復雪正所謂桃花雪也

寄書須水部日華兼寄遊龍山詩且訂再入沙

市之約

二十日清明火病舉發兀坐家園

江陵王維南太學家有一鶴一夜偶折去一足

已不活乃截竹爲筒代之遂能起舞無恙至

今乞予作竹足鶴詩予嘗聞鶴命在脉今殊

不然可異也爲草一詩付之按世之養鶴者

見其折足遂謂鶴命隕矣不復救之往往因

而致疾若知竹可代足則鶴憑之以步不廢
飲啄而鶴可生也此可爲相鶴經補一闕典
快哉

奄花爲風吹花片滿地若紅茵以明居士來因
相與論學予曰數日來覺前此愧悔處極多
不是小失庶幾追之將來以明日畢竟如何
作工夫予曰除衆話頭無工夫以明領之去
得須水部囘字里予來以新脩龍山顧影亭欲
共忻賞也

歸園中二色毬開濃郁可愛
劉家外甥來伯脩兄一脈止此存耳
雷宅起照面墻安石門治酒待劉大甥甥有瘋
疾時明時暗或笑或哭一家爲之感泣天之
報施善人如此殆不可曉
每辰起痰中帶血予嘆曰此家獄所致也遂以
脩理事付僕輩料理而自登𦨴舟入沙市就
醫調攝汪惟脩從是日聽風水噴薄聲便覺
清涼

午南風作一帆走沙市月印波間矣
辰起醫至診脈曰脈無大病但心思鬱結不得
發舒悲哀過甚有傷肝木决宜歡娛以散之
上岸過怡山庵散步花間愛其閑靜遂命移舟
中行李及衣襆來時吳山人周中石名恭先
者客水部署中偶來園相晤記癸卯曾晤于
都門去歲又晤于襄陽故人也山人善醫爲
予切脈曰無大病肝脾微動火耳
須水部日華來園極言天台山水之勝

傳叔虖至論仙佛同異夜遂宿于此道其尊人楚竹公事公往時偶抱危病瞑去見自身騎一象至一處主者禮之甚恭問曰公生前作何行業公口占對曰浪迹人間五十春詩書青紫列儒紳明神若問生前事衾影何曾媿五倫主者善之曰公陽壽未艾也揖別而出復騎象至途中逢姻友喬梅臯名杞儀仗甚盛坐車中呼公曰親家好去忻然而別詢之途人曰是新任嶽神也已而甦急問家人曰

喬公得無小病耶家人曰今早逝矣後二十餘年而楚竹始卒卒之前數日曰吾往必有所歸但尚不知其處一日客呼叔膺曰吾今知去處矣乃織女星宮相也迎者已到門我素不信鬼神非幻語也言畢沐浴遣婦女出室自着衣入棺中偃臥而化公舉甲戌進士歷官銓曹至山東藩長晉光祿卿以歸當江陵薰灼之時公正居要地人亮之知其非權黨也公器度宏遠終身無喜慍之色疾言怒

氣不及奴僕所居官皆膏脂地而晩節食貧
無異寒士既歸佳居西城門臨清流與客奕
棋終日竟優游以老
須日華借周中石移酒肴至園取所携惠泉點
茶予不飲此水者五六年矣日華云泉水貯
之已久將壞時以甕數注之則復鮮雖爾年
亦如新此泉所以貴也座間相與訂武當之
約予謂若遊武當當取道玉泉遊青溪鹿苑
諸山乃出荆門爲紗蓋遠安山水如雲破霧

裂郎武當未必勝也日華然之

以火未頓平移寓近醫時龍堂寺有小房一間

爲先兄中郎所修遂移住頗靜寂

僧舍養蘭一盆香清一室

步至劉元質普養寺園中晤張伯含伯含館其

中馬元龍蘇休之覔予于寺不得遂至園元

質置酒元龍休之皆沾醉予以病戒飲元質

家善釀酒不減魯直所誇沙市回家酒也

同蘇休之至金粟園與怡山素一共食齋晚別

去歸寺時寺中蚊蚋如雷回視公安家園真
清涼國矣是夜即登舟回公安
抵公安至家園木香藉地如茵晚宿雷氏新宅
歸園中花木陰森芍藥盛開時新筍已茁每到
此便有棲隱之志
王以明居士來晚過五弟湖上書屋
初夏居園血疾復動得雲浦書當入郡城相期
聚首怡山至
往二聖寺作華嚴會

四月初八日至青蓮菴食齋時青蓮菴新起華嚴經會故也有人持遠書至乃丁仲暘及王章甫書也仲暘昔在都門同社從漢上會章甫來今客荆字至相約一晤已至柳浪湖水浩白高樹蓊鬱坐抱甕亭內笑言久之歸園得石首王天根書天根遊吳閩晤臨川湯海若先生先生便寄一書及玉茗堂集來書中大畧言乙未雪夜同時七人聚首而三人俱以高才不祿不勝嘆惋三人者伯脩中郎及

王子聲一鳴也記乙未之歲大計伯脩及王
太史秉白蕭太史玄圃遁寘酒招海若子聲
飲予等偕未幾子聲下世又未幾伯脩中郎
下世矣天根書云海若極服楚才以爲不可
當夜讀所寄玉茗堂集晩年稍入元白亦其
才大識高直寫胷臆不拘盛唐三尺自覺其
有類元白非欲學之也今人見詩家流便易
讀者卽以爲同于元輕白俗然則詩必詰曲
贅牙至于不可讀然巳耶可發一笑也

至沙頭晤仲暘久不登舟矣今日看遠浦近林
夕陽晩霞真絕景也

寓五弟所典胡氏居居在三義橋畔楊柳極茂
步至野原見有人旋遶念佛者乃近日一居
士以火自化處也居士姓萬名某蜀人也作
皮匠偶謂其同侶曰寻將歸矣可為我覓柴
積柴數日遂坐火中化去寻思身命人所至
愛乃安然以火自化真是有力徤兒是聖是
凡皆不必問但吾輩視此身太重觀此當自

媿其怯弱耳午覔丁仲賜于觀音寺相𢹂步
至金粟園時怡山他出惟素一在縱談許時
分袂仲賜同至寻寓夜話三更踏楊柳影數
里而别
胡寓汚濕入夜蚊虻如雷甚爲所苦爇火復作
别仲賜歸候⿱自匕舟不至覔一小舟度夜甫運
行李而⿱自匕舟到即移住見舟體爲之輕仲賜
云去歲出都門有新安吳太學某者善星命
托寻寄聲兄云小脩明年有大病毋遠出今

果然

晨發舟下公安住于園

謝居士以亡父塟期吉日來爲九月初五日

血瘀復作家事逼迫難以度日以新創雷宅鬻與人取其費以贍家口以供藥餌庶安心居園調理但得此身康泰何憂無室若其不然方當戢之黃壤豈容營室廬耶會六侄欲鬻一居乃以付之設幸而得活于後園中種葵蔬以畢此生無不可也

有八十一翁徐止水者來診脉頗能道羅玕江事

同王吉人往二聖寺寶方禪堂午飧時廬山大林寺僧以石首王天根書至欲募木脩寺祈予作疏以病未暇也午後同步至大殿月臺上閒坐入暮微雨歸園

五月初四日覺靜坐之益欲閉門不出

午日以病兀坐于園

姻友李君鴻名承烈下世李生二歲而孤母何

方伯公女也守志育之得成立補博士弟子爲人美秀和易與予同社最久年四十八偶得寒症而卒母尚在堂也幸有一子君鴻少有血疾痊後最善調攝常獨宿每勸予酒猶可飲色不可邇也乃復以時疾終悲夫

得江西左轄李夢白書末云兄北上何期定從大江由南而北能從湖口迂道爲廬山續游乎弟且日夕望之念公連日正在署中以吊劉貝嶠而來云尚有中郎未了之願耳兄有

麻城之興若果當還候于雞籠也夢白欲寻
續廬山舊遊不知寻于此山尚爲生客也
無跡孫玄徹至得四川撫臺吳本如書本如往
在都門爲蒲園舊社友爾時同發心脩玉泉
遣人至此了前緣耳得無跡書中有云南嶽
思有言曰四衆併士大夫勸請講法者皆惡
知識如怨詐親久則不可擇擇擇擇天台家
相傳謂朱陵四擇朱陵四擇四字極新
長夏坐篔簹谷令人每辰誦法華經一卷寻憑

几而聽之

步至未央書屋閒譚晚同至柳浪看水時痰中帶血不止勉步水邊林下終不暢

病中夜不得寐聽童子鼾聲轉益其悶

移襆至二聖寺禪堂靜室差得眠

得錢受之書大雲長老已去世其師巢松來將復料理華山殿宇事體

川僧雲浮以請藏囬來覩寺問其京華舊事雲浮見知于雷太史語其亡各爲悽然

七月二十三日龔靜亭舅下世不勝感傷舅名
仲安河南布政龔春所公季子少而美如冠
玉習儒業成以諸生入太學家世豐厚又自
能經營起家巨萬然好創田產務廣大故雖
富而常窘迫飲啖兼人喜行樂與中郎及予
年相若交甚暱萬曆壬辰癸巳間外祖方徙
飯諸舅及予兄弟皆住石浦八舅鮮衣怒馬
霍霍如得霜鷹其後相繼遷化向年文酒賞
適之侶惟舅與予在耳年來住居稍遠跡亦

漸踈偶聞其病不知遽不起也可嘆舅亦信
佛法隨分作功德能詩歌以嬾廢
予體中不爽甚有性命之憂月暑夜登舟早抵
沙市暫住龍堂寺
醫者云非參不能取効勉用少許一夜不得眠
姑蘇袁無涯來得麻城陳無異書
寓金粟菴會叚岐陽居士居士爲合州守棄官
後即蔬食入道
徧覔諸醫診視皆云是火病雖費調理决無大

故乃復買舟歸夜聽不寧
捐貲葢三聖閣三聖閣者先舅夾山龔公諱仲
斂書樓也初夾山創此樓成即屢夢圓頂方
袍之人往來其中不絕大訝之後夾山去世
以樓分與嗣子不能守爲侍御舅及亡殳封
公共捐貲置于二聖寺以貯三聖寺舊有西
方三聖故也樓既建立其後無墻中郎去世
邑中諸友朋悼念甚欲合貲爲拜懺予曰先
生亡時諄諄念及此樓不若共鳩金冶磚作

墻可免北風漂雨以資冥福最宜諸公曰諾

如言而墻成至是尚未繄盖春雨起如漏坐

棟梁皆壞予乃捐貲十五金付寶方董役成

之

先人襄事已近病中持帖請蘇雲浦侍御題主

自念體中久憊無所冥念一心念佛十二時中

專提佛號覺心中閒静

一醫投以蒼术川芎之劑反致火甚夜輒不安

自此日爲始頭眩足軟心中怔忡念與夾期

近矣呼祈年來付以後事一心脩香光之業
待盡而已
袁無涯來以新刻卓吾批點水滸傳見遺予病
中草草視之記萬曆壬辰夏中李龍湖方居
武昌朱邸予往訪之正命僧常志抄寫此書
逐字批點常志者乃趙瀫陽門下一書史後
出家禮無念爲師龍湖悅其善書以爲侍者
常稱其有志數加讚嘆鼓舞之使抄水滸傳
每見龍湖稱說水滸諸人爲豪傑且以魯智

深爲眞脩行而笑不喫狗肉諸長老爲迂腐
一一作實法會初尚恂恂不覺久之與其儕
伍有小忿遂欲放火燒屋龍湖聞之大駭微
數之卽嘆曰李老子不如五臺山智證長老
遠矣智證長老能容會智深老子獨不能容
我乎時時欲學智深行徑龍湖性褊多嗔見
其如此恨甚乃令人往麻城招楊鳳里至右
轄處乞一鄭符押送之歸湖上道中見鄭李
牽馬少遲怒目大罵曰汝有幾顆頭其可笑

如此後龍湖惡之甚遂不能安于湖上北走長安竟流落不振以死痴人前不得說夢此其一徵也今日偶見此書評處與昔無大異稍有增加耳大都此等書是天地間一種閒花野草卽不可無然過爲尊崇可以不必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說諸小說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說名金瓶梅極佳予私識之後從中郎眞州見此書之半大約模寫兒女情態具備蓋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所云金

者卽金蓮也瓶者李瓶兒也梅者春梅婢也舊時京師有一西門千戸延一紹興老儒于家老儒無事逐日記其家淫蕩風月之事以門慶影其主人以餘影其諸姬瑣碎中有無限煙波亦非慧人不能追憶思白言及此書曰決當焚之以今思之不必焚不必崇聽之而已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之力所能消除但水滸崇之則誨盜此書誨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務爲新奇以驚愚而蠹俗乎

脩三聖閣完爲亡父資冥福

蘇雲浦以予亡父至是日早開靈往哭血痰舉

發遂不敢執喪事蓋十年內先哭伯脩次哭大

中郎今又哭大人雙眼欲枯矣病之所由作

也

九月初一日亡父發引以病不能行終夜悼嘆

久之後自解曰若有此身尚可酬大人未了

之願及敎養後輩使之成立則袁氏猶非衰

相身若不梂後來零落可勝言哉不若排愁

破涕養此病身爲得計也

九月初六日爲亡父深葬之期腸痛如割初中郎去後予即抱病已而大人即世予病常舉發每念有此身得送大人歸山則予職盡吾死亦瞑目矣不意值窀穸之期而沉疴日甚痛何可言

雲浦從長安村回住青蓮菴來別先人墓畔有

義堂寺雲浦許助脩

表無涯作别寬予詩文入梓予日方抱病未能

料理惟以中郎未刻諸書付之且囑其訂正
如書坊中狂言等俱係譌書見之欲嘔而今
皆收入集中殊可恨揔之中郎所著書始有
敝篋集乃作諸生孝廉及礽登第時作也繼
有錦帆集令吳門作也繼有解脫集吳門解
官與陶石簣諸公遊吳越諸山作也繼有廣
陵集棄吳令攺教暫携妻子寓儀眞作也繼
有𦾔花集則爲京兆授爲太學補儀曹時作
也繼有瀟碧堂集則六年高臥柳浪湖作也

繼有破硯齋集則再補儀曹時也繼有華嵩
遊草則官吏部典試秦中往返作也蓋自秦
中歸爲明年庚戌而先生逝矣其存稿可一
冊中有奏疏數首因哀集付無涯其他選校
之書若宗鏡錄若刪定六祖壇經若韓歐蘇
三大家詩文西方合論或已刻或尚留于家
此外無餘矣先生詩文如錦帆解脫意在破
人之縛執故時有遊戲語蓋其才高膽大無
心于世之毀譽聊以舒其意之所欲言耳然

其後亦漸趨謹嚴其論政論學雜出于山容水態之中皆剔膚見骨至葬嵩諸作布格造語巧奪造化眞非人力也若尚留在世一二十年不知爲宇宙開拓多少心胸闢多少乾坤開多少眼目點綴多少煙波恐亦造化妬人不肯發洩大盡耳世之大人先生好古而卑今賤耳而貴目不虛心盡讀其書而毛舉一二詼笑之語便以爲病此輩見人一善如箭攢心又何足道顧世間自有一種慧人愛

而傳之猪揹金山轉盆其明非虛語也付無涯以中郎遺稿後不覺娓娓若此亦有所感矣無涯曰聞中郎先生尚有譚性命之書五十餘卷不知何在予曰未有也中郎先生片紙隻字皆有一段精光惟恐不存豈有書至五十餘卷而聽其散佚者乎我與中郎形影不離設有之豈不經予眼及諸開士與其兒子眼耶中間與人書牘信筆寫去一時不存稿者有之或前後意見不存自覺不相照應

而刪去者有之遂據以爲有遺書未可也無涯曰然先生若有此書豈不以相授而作帳中之秘耶遂别去

龔散木同日者陳駝子至散木曰八月末夜雨中駝子忽扣門來曰昨查小脩先生星有水孛至九月出宫命最忌之此九月內無病當有病有病必甚散木曰將無有大故耶駝子曰亦甚危險近日方知公病又知九月病獨甚駝子之言亦少驗矣駝子曰今日二十九

孛巳出宫矣可喜可喜至十月則一日愈于
一日予笑而飯之
持龍樹居士八戒齋每月六日蓋自沙彌戒外
居士不能終身持五戒以是六日持八戒齋
按大智度論曰問白衣居士惟此五戒更無
餘法耶答曰有一日戒六齋日持功德無量
問曰何以故六齋日受八戒脩福德曰是日
惡鬼逐人奪人命疾病凶衰令人不吉諸鬼
神中摩醯首羅神最大諸神皆有日分摩醯

首羅一月有四日分初八十四二十三二十九是也餘神二日初一十六是也諸鬼神一月于此六日輒有威勢故取以爲齋日問曰五戒一日戒何者最勝答曰二戒俱等但五戒終身持六戒一日持又五戒常持時多而戒少一日戒時少而戒多若無大心雖復終身持戒不如有大心人一日持戒也譬如懦夫爲將雖復終身智勇不足卒無功名若英雄持兵一日之力功蓋天下與五戒同日居

家優婆塞法記予曾持五戒三年矣原非發心持戒因中郎倡而和之耳後中郎三年後開肉予等亦隨之食肉是年予病目醫者禁食豆腐齋人除此無可食止喫白飯飲食口減體漸羸瘦邑中戒肉人若壽亭舅及王宫谷皆逝醫者云香油生火脾無肉食不能將養以至于病大人聞之懼甚謂予兩人曰汝兄巳亡尚須汝等取功名以大吾門若俱趋寂寞我老何所望且眼見持齋者俱先後入

鬼錄雖有定命然以膏粱之人一旦蔬食脾
與之不習不能滋潤因而致病容或有之俟
老人百年後任汝輩爲之中郎與予泣而復
肉然非獨大人諄諄言之也出家人不與境
作對故堪食蔬士大夫有不得不赴之酒席
與腥膻之境相耦持此甚難且考張無盡護
法論中亦姑開此一條故覥顔食肉予復泣
禱之大士前俟功名成就之日復返初服中
間雖食肉家中亦必不敢啟鸞刀時時放生

以贖巳愆于今十三年矣自食肉之後頗多
病而口饞終不能戒又恐終身持之而開于
吾妣之日若盧陵王大行事反為善因惡果
姑取龍樹大士六日齋戒持之若于此六日
齋戒亦不能持真地獄種子也豈可豈可
聞石首高敬庵善醫往就脉視登泖息至馬家
寨遇風而返
玄徹從玉泉至持無跡書來無跡聞予病甚戚
曰袁氏三難惟此一人在耳若有他虞我老

年無朋何以度日禱于關漢壽侯得佳籤并

命其孫來也

王以明從鄉中來見訪自入夏來惟以明時時

過從論學秋後遂分携入鄉是日來晤言以

明云鄉居萬箇竹中治一小室看莊嚴經便

足了一生予曰何不久住曰久住寂寞亦不

易堪耳

玄徹同以護法堂諸居士神位與之中爲漢壽

亭侯雲長居士位次爲西川黃愼軒居士位

次爲伯脩兄位次爲中郎兄位次爲曾長石
大史位次爲雷何思太史位
十月初病漸痊自念若不幸而死則所著書籍
紛紛無緒且素所聞于父兄師友及其行事
一切湮沒甚可惜也遂逐日脩葺
江右劉香城名伯瀚以辰州三府上任便道過
此叙通家之誼以帖來必欲一晤以疾辭不
果約以翼日
劉三府來坐談述塘南先生事先生末終之先

一日至西原學舍與諸生講學甚詳講已卽云我畧歸去數日至家次日卽病諸學子往其家問安至中堂呼人曰可取案上一紙來取至卽其墓誌銘也以示諸生而化周季清名廷旦予年友也今年下世劉曰其人清瀞而溫粹吾黨無緣失此哲人後輩何所效法劉久居金陵與焦茂直遊云焦二尊生極孝友往在金陵晤與侯先生云今日偶檢亡兒所閱左史漢書細細批閱大有意見謂尊生

也劉又云周季清所著書有七八種大半是
說易婺源余大理許爲付梓
經始刻珂雪齋近集
龔生來坐談爲索夾山舅遺稿舅舊令山東嘉
祥作嘉祥志極可觀
寓篔簹谷往五弟宅案上忽見伯脩字牘數紙
其中皆生死學道語惜未入刻
天皇寺僧揭有遣人來云禪堂將已落成乞題
之曰栢堂蓋梁世此寺有栢堂張僧繇所畫

十哲像在焉後來滅法竟以十哲免難知僧
繇者豈可以畫師視之眞菩薩之分身入流
者也又有觧倩畫倩亦六朝人畫壁㝡工
周念淨居士至云大士塔下香猪昨已化荼毘
之異香撲鼻云已出中郎少年詩數首又出
達觀法語一則閱罷予笑曰我從來疑著此
老
居質簹谷往二聖寺每日與實方厨中銀三分
隨衆食齋

移村中嚶鳴館前海棠一株于園即亡兄石浦手植者也石浦年二十許時已捷鄉書即抱病遂調攝于村園澆花種竹凡數載乃出窅予等相繼皆入城市其所住嚶鳴館中即以與王官谷王官谷立之竹林中竹林旣屬予嚶鳴館遂改爲聽雨齋矣前往村中見海棠一株零落蔓草內遂與述之侄乞得移植嚶鳴館前此館與花相別十五年今日復爲一處亦奇遭也第館中兄弟長別久矣不知他

生再得知此花之于此館否意者惟青蓮池上勉自薰脩尚有追隨日也見此棠不覺淚下旣植而封之而復名之曰學士棠

移䄕至二聖寺欲借晨昏鍾磬消此煩火

李道守少卿先生之喪至自南都先生旣卒南大司空丁公料理其後事其櫬從陸故其歸甚速初先生少時夢其伯成都太守李公五溪曰爾將來與我同一結局五溪公卒于成都道守爲安慶守卽棄官歸至壬子秋朝士

欽其高節以南通議起家年六十八矣至是
李于官如夢先是五溪公櫬從蜀中歸幾有
覆舟之變是時其兄心宇公偕在任憶成都
舊事遂舍舟决意從陸先生雖居官數年然
清貧如故囊中僅得俸二十餘金諸子皆貧
甚僅能糊口無媿清白吏也
往哭李公道宇于宅
靜亭舅諸弟分析往爲料理予病初愈登其堂
不能哭見孤孀幼稚不勝泫然

王石洋從漢上遣人來問予病苦勸予不必作詩文不知予之病不從詩文生也自父兄繼逝驚魂折骨磣抱鬱病正借詩文以疏瀹之詩文何能爲病哉

蔡觀察元履駐辰沅遣人來訊問予何以久不遊桃花源不知予之病也花源去辰州尚有兩日程予遊止于水心崖其上山色甚佳恨不得遊

須日華以書至約予上春來遊龍山及章華臺

蓋此二處舊荒落甚日華稍加脩葺爲此郡

重畫眉嫵矣

二十八日得李公道宇深葬事因嘆方術之不

可信并志之此以示戒焉道宇公櫬歸郎入

村深葬其地在澧州公安界上初李公致仕

二十年來與一術者卜得此地行時指示弟

輩云脫有不幸只此是藏舟之所愼勿聽人

移易也及穿地白蟻粲粲而出甚矣地師之

言不可深信也李公自言精堪輿方葬中郎

時請公題主予不知地之好惡與李公稍有所許以安衆心而李公寂無一言予頗疑之然中郎穴中土色甚佳去李公今日擴中遠矣以此知安厝亡骨得無水無蟻即佳庸術之言俱無足聽

珂雪齋外集卷之九終

珂雪齋外集卷之十

公安袁中道著

游居杮錄

萬曆四十三年乙卯歲正月初一日居篔簹谷

天雨雪對雪偶然成句曰聞山皆欲去對雪只愁銷體中大康浸浸有躡屐之想矣

人日居二聖寺禪室蕭蕭竹樹熒熒燈火與寶方閑話倦卽就枕自謂長長保此便去清凉

國不遠矣

入鄉拜先人墓宿三橋舟中祔先人襄事予以危病不得哭于壠幸而冬中有起色至是大瘥乃得入鄉哭于丘墓間

至先塋以兩叔他出即復登舟夜抵三橋歸縣大堤一帶飲水者皆仰給于大江往返五六里予乃鑿一義井于園後以待遠近之汲者時已見泉

上元日赴靜亭舅長君晦伯席散木亦至雪大

作此地係靜亭舅與吾輩豪飲歡呼之所今遂寂寂若此可嘆

送僧月湖行肩輿從大堤憩柳浪傍涸河行至二聖寺見野水冊楓不覺欣然

再遊石洲凡游不能刻期以江上多惡風也是日風日清和遂同客往過龔遴甫書舍呼與同去時吳生長統從新安至亦偕焉登舟順流而下頃之抵洲上予立舟頭語曰此洲極有靈驗往年初春遊此得佳石者一年百事

皆如意于是舟人及稚子輩皆踴躍而上至洲覔石各求奇者凡得一枚即以呈予予大詫曰佳汝今年必有好事其人喜復往覔以次呈予爲殿最仍還之而取其尤者已而復謂之曰此中小石止堪澄水無大用須得可用者復命尋求得數石皆可作筆格或可作鎮紙或可作硯山者大抵凡僮僕之巧慧者必得佳石其餘稍痴所得者多頑陋無足取舟人輩不知妍媸各負數大石堪作砧者登

舟予大笑

以舟至沙市病中幾不得再登吾沉𥪡舟矣今

見之如見故人

赴須水部日華席時日華將遊太和予謂艸艸

一覽亦必七日而後可旣王弇州未至玉虛

巖汪伯玉至玉虛巖矣未至三瓊臺近日蔡

元履觀察亦未至此予遊又遺青羊澗竹笆

橋三十餘里水石之勝惟先兄中郎其遊極

該括無遺而又不作記是皆缺典望日華畫

遊且作記以完山中缺典也

早發舟至公安午時開窻觀花是日聞澧州龔

覺先訃音覺先名之伊有雋才丁酉舉于鄉

庚戌成進士爲錢塘令以憂歸一病遽卒詩

文奕奕見其穎得年僅三十餘又促于伯修

中郎矣且無子惜哉

十八日須日華將遊太和詩以送之

上巳居篔簹谷花事大開三色桃皆放冢冢無

可與共賞者

得無跡書中有云不肖七十有一百念灰冷日
唯誦華嚴二卷課佛數千聲將勤補拙了此
未後事也以柄頭二詩見遺時玉泉寺官舍
于前月盡焚幸存大殿
入沙市寄居龍堂寺僧舍
移入承天寺倚雲僧舍夜月甚朗步大殿前墀
上
閱寺中元時碑有張文定施田入寺事文定即
無盡居士覓得慈湖先生遺書一部近來無

此板矣記萬曆壬午大人携中郎與予至此考校今光景都不異而一往三十四年可嘆也

朱奉常上愚邀空都劉玄度飲村園園中有修渠達于塘可泛塘上有亭夜話是日移行李入護國寺僧省有方丈謁自來佛門額爲自來古佛堂王百谷隸書百谷隸書遒古大勝其真草內有自來古佛二額一爲董思白書一爲黃慎軒書董字得大字如小字法而差

局促黄字舒放而戈法稍獰皆非二公得意筆也碑石瑩磨尚未刻磊珂殿中

花朝踏青過沙橋門沙橋名甚古見元微之集即其乳母仙嬪葬處垂柳清渠藉草而坐遇王天根諸公王孫瀛洲云馬融絳帳臺原在其宅後臺基可丈餘上有喬松十餘株後市之人伐其松臺址最堅與人作陶坏之用今已夷踏青完以小舟至杜橋登岸入城月色甚朗閒步寺前月臺上遇陝亢之一二衲子

閒予至皆餉茶

步至張文忠墳文忠素不信有風水此地係其祖塋初意葬其封公于此後 朝使臺官至不知何處人自言精鳥兆云荆郡脉從八嶺山來遂截龍以葬其地去湘王墳不遠亦非賜地也文忠姑聽之今之馬鬣其近王墳者亦多矣湘王燔身滅家地有何好而竊之哉其言誅葬王地皆謬也

須日華自太和歸值山中雨雪對面不見人草

草一覽而還

訪長沙寺故基卽在今草市泰山廟傍一張姓

者居之尚有遺塔

送須日華行別于朱奉常園別後閒步崗巒見

有堤一帶訊土人曰卽金堤也方知古人所

云緣以金堤之語又沮漳之水從龍陂橋流

于海子入三湖孟忠襄以爲荆西北水險者

也歸飲于仲宣樓畔徐園燈下徐出張江陵

一牘并黃平倩詩一卷有意無意之筆妙處

不可言喻其詩云黃楊丹柏冷霜斑乳水香芽沁客顏縱有孤臺非習氏但堪雙屐是儂山自投餅餌邀魚戲不掩柴荆付虎關舉似龐公應拊掌至今天地幾人閒此和中郎習家池韻詩也字字有韻清絕奇絕陳白陽花卉一卷又劉玄度持仇十洲瀛洲圖及漢宮春曉來閱夜與玄度等縱譚一夜不得眠

承天寺僧舍見張商英彌勒像贊此像顯于高氏供于承天寺今像已不存與今護國寺

所供自來佛爲二自來佛顯于東晉且非彌
勒乃接引像也入湘城城四周可八里甚堅
厚如今都城皇墻內惟荒草微有汚隆皆舊
池臺也歲取野獸以爲祭祀之用老僧云風
雨中時聞馳馬之聲
承天寺觀音殿內大士像原在北門外七里臺
觀音院後廢百年前有一牧童見一塚上荆
棘叢生有白鷴鵠飛遶其間逐之輙入土不
見屢試之皆然後以聞其主人主人來視之

如牧童言遂鑊其冢數尺下得觀音像一善財童子一令飾以金失清古又添一龍女可不必也

至護國寺左禮天皇悟禪師塔同時有一天王悟有一天皇悟天王悟所居名天王寺在今西城久廢卽龍潭信之派所出天皇悟卽今護國寺開基者也初隱當陽之柴紫山後始居此塔穖亂墳中尚有老樹三株塔前方廣地草色鬱然春來王孫士女踏青者酣醉其

閒無虐日寺後天皇山一小阜周遭數畝去
地僅數尺不知何以名山
與數人閑步野外頗多煙樹一人曰可以入画
一人曰画上無画墳者盖此處鬣釜如栗自
植足外無空地耳護國寺自來佛殿後有千
佛閣中有丈六金身像費精銅萬斤峩山僧
無着造也鑄于萬曆十一年其閣則張江陵
園內物移建于此者
往沙市衆香林食齋主僧乃蓮池孫也苦行自

守有祖風一閩人林姓者捐貲作殿修墻自
同傭工操作

護國寺一老僧號仁菴年九十四同坐天王殿
一木上說遼滏及江陵公與廢事甚可聽十
方堂內有一僧專拾白骨亦異人也

趙王太學維南名坮席出歌兒演金釵因嘆李
杜詩琵琶金釵記皆可泣鬼神古人立言不
到泣鬼神處不休今人水上棒隔靴痒也夜

、住承天寺大士殿中見墳內所掘大士像細

腰梵容惜以金帖之

閑步至草市泰山廟即古長沙寺基也內有銀杏樹周可二十尺干霄入漢即長沙寺遺樹其右十餘家外有塔尚存廟廡有鐵冠道士云亦舊長沙寺物寺不知以何年廢問之天皇寺九十四老僧云渠少時已不見元時即爲大山廟今廟仍華整自來佛原在此寺長沙寺廢乃入天皇寺也其年歲莫可考矣景明觀後有玄帝閣臺基可二丈用磚砌甚工

臺上可眺望

長沙寺卽甄彬還金處也彬卽甄法崇子有行業常以一束苧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于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金質錢後失去檀越乃能見還願以半酬彬堅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法崇初爲江陵令豈其子卽家于此耶予謂當立一石于此寺中曰甄彬還金處

南平繆士通爲江安令卒官甄法崇時爲江陵
令在廳事忽見士通來見法崇知其已亡愕
然未言坐定士通曰卿縣人宋雅見負米千
餘石不還令小兒窮弊不自存故自訴法崇
因命口受爲辭已忽不見拘宋雅至一問即
承因狠狽輸還此事見南史江安郎公安也
袁生曰甄彬親見神識不死因果歷然如此
安得不還金哉
同王孫瀛洲沅洲文華劉恒沙王天根諸公登

城北雄楚樓取子美詩中句也樓上西窻可
望八嶺山孟忠襄引沮漳二水遶城而東接
于三海故荊西北有水險今故道尚隱隱可
尋郢城去此二十餘里楚舊都也故其樓臺
多在今三湖今皆爲巨浸陵谷變遷不可復
識矣
赴夏道甫招小園有垂柳婀娜極可愛步至塔
橋飲一汪姓者墅薔薇極繁晚歸寺
浴佛于天皇之十方堂共諸僧飯伊蒲得孫貽

謀中痘消息甚安善爲之禱于如來
游便河自天皇寺壑頭發舟過沙橋門兩岸垂
柳覆渠可十餘里至塔橋舍舟登遨遊塚至
劉園門有枇杷樹數株葉極茂有濃陰晚復
登舟還月色濛濛至寺已二漏
赴西城王孫小泉席地較東城爲僻過湘城後
湖宛如村落人家多茂林修竹王孫家有歌
兒花徑欒圃具備泛舟清渠可數里夜飲出
小伶演新劇

鄧田仲招飲落帽臺同王維南臺形如舫故作室亦如畫舫記癸丑冬須水部日華偕田仲與予至此因其荒蕪相與量度規制時寒甚張布幙飲不禁捌風令遂燦然矣臺後爲龍山上有廢寺方脩飾其左爲龍山亭日華新名曰顧影取孟萬年傳中獨遊龍山顧影酣暢意也故老云八嶺山即龍山不知孰是

訪王孫萃軒以其家多書畫也見馬遠畫一軸亭中一人箕坐甚瀟灑琴一張內有天寶元

年雷威字牛毛斷潤如青玉黃荃花鳥六幅
設色工絕生平所未見也後俱史彌遠題薔
薇花上一蝶題曰曉凝瑞露極清勻不占園
林最上春忽發一枝山谷裡似知茅屋有詩
人竹枝上畫一蚱蜢題曰一枝小竹渡湘沅
萬里行人感別魂知是英皇廟前物遠隨蚱
蜢送啼痕木芙蓉上一蝶戲題曰天然顏色
在迴廊逐水裙隨一帶長疑是南朝紗帳裡
薰爐猶自噴餘香又蠅頭小字詩云一朶濃

姿獨看來秋廷暮雨洗塵埃天涯海角同榮
謝豈要移根上苑栽下有雲石字乃貫酸齋
筆也石邊看小猧張口出舌題云閑來靜吠
花間月無事長眠草徑風笑殺老猇無用處
太平應在画圖中山丹花下一猫題云鐵鈎
時得小溪魚飽卧花陰與有餘自是鼠嫌貧
不到莫慚尸素在吾廬山丹花下一青蛙將
入水題云山丹相對本誰栽細雨無人蛙自
來說似與人三不見爛紅如火一時開又一

牛一僮牽手中持一雀云是戴松未必然也
然極有天趣題咏甚多姑存其佳者楊鐵笛
詩云野鳥不耕野穭肥五茸春色連天齊牧
童蒻草綠萋萋河鼓夜望河之西官家給牛
令莫遲牧童未必憂牛饑田烏夜啼戴勝飛
渭上老農歸不歸字尢奭谿可以見老鐵之
風流也皖水佘珊詩云食牛千主秦人肥唱
歌叩角因相齊而今墓木秋草萋夕陽幾度
西山西景升不逹事速遲飬犍月啜忘飽饑

眼前名利春花飛不如此豐牽牛歸桑悅詩
云牽牛兼秦肥弄雛弁晉癡豈知牧童無所
知牽牛臂雛隨何之芳草萋萋雲半畝牛兮
食飽歸去不鳴黃鐘常塞戶柳州此賦真
奇哉周家王業自此開桃林之野春寂寂萬
古明月生蒼苔狂措大詩不多見姑存之又
子昂混沌子贊巴西鄧文原䟦元人尺牘一
卷子昂尺牘一卷江山小隱圖溪山圖劉松
年筆高詩贊有二䟦俱爲成化間人𡬶按鐵

鈎釣得小溪魚係林和靖詩
萃軒王孫至寺持蘇子瞻與正輔札黃廷堅草
書秦少游王安石并范文正公札子又晦翁
詩一卷中二詩云梯雲石磴羊腸遶轉壑飛
流碧玉斜一段風煙春澹薄數聲雞犬野人
家春雲薄薄水洋洋雞犬相聞又一鄉道見
仙翁不知姓一瓢同飲水雲涼甚有致惟山
谷書梵志詩一卷字法散緩殊不類其後有
孟尸大字云元符三年七月涪翁自戎州泝

流上青衣廿四日宿廖致平牛口庄置酒弄
芳閣荷衣未盡蓮實可登投壺奕棋燒燭夜
歸又云此字可令張法亨知之下有山谷老
人印章并王晉卿印
得楊西來書云朱陵先生近日于漁仙寺開古
洞爲武陵勝境不減靈巖而亭榭樓臺粧點
如画恨不得先生一游賞也又云近日姻友
陳家侍兒今月初死去見龍孝威持一大盃
携一妓詣一室室聞落子聲死而復蘇云云

飲沅洲王孫修月堂是日見梅花道人竹前題
梅花道人墨君其印章云衣鐵踏銀乃雲間
沈棨字仲望者也梅花道人自序云昔文湖
州授東坡訣云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
葉具焉自蜩腹蛇蚹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
有之也今画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
豈復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執
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画急起從之把筆直遂
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稍縱則逝矣與可

之教予如此予心識其所以然而手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耳不學之過也且坡公尚以爲不能然者不學之過况後人乎人能知畫竹者不在節節而爲葉葉而累却不思胸中成竹何自而來慕遠貪高踰級躐等放馳情性東抹西塗自爲脫去翰墨蹊徑得乎自然原非上智何能有此故當一節一葉措意法度之中時習不怠真積力久自信胸中真有成竹而後可以振筆直遂以追其

所見不然徒執筆熟視將何所見而追之耶
若能就規矩𥘉尚苦于物久之猶可至于不
物之地若遽放縱吾恐不復可入終歸無所
成也故學者必自法度中來始得予謂此意
通于學問不獨画竹其一幅後云世人寫竹
者甚多吾寫此且看如何其二幅後云輕陰
護緑苔清風翻紫籜未叅玉版師先放揚州
鶴其三幅後云倣與可筆意其四幅後云陳
簡齋詩云高足不求顔色似前身相馬九方

皐可謂知道者耶修篁含細香微雨濕古樹十年山中遊得此幽真趣其七筍不惟竹極瀟灑之趣而字法老而帶媚放而有法是日諸公預爲予稱觴予謂得見此竹足矣

移入汎鳧舟中夜中甫一覺即聞水聲汩汩然爲之一快

午日沙市看競渡

飲于朱奉常園見蒯通說韓信文大曆丁巳冬十月五日懷素臨于來雲館有懷素文房之

印宣和印李本寧跋云曾見于張助甫家今
爲許靈長物姚侍御大受號雲東逸史詠物
詩十八首豐道生書唐明皇春臺詩陳道復
畫一卷甚放石田海天樓閣復有陽明先生
詩王鏊守溪字亦有致錢鶴灘序徵明畫唐
子西山中圖極隱人之致錢舜舉羅漢黃山
谷題元上人此君軒詩似周彥高珂云山谷
常用澄心堂帋惟此卷用秘府粉箋及李廷
圭之墨謂之三絕許衡藏周公瑾家有悅生

堂印張可覲畫純陽道人像
恒叁王孫園中見徐秀夫画蒲萄極有虬龍矯
矯之勢詩云月上松棚露氣清翠濤挾雨作
秋聲驪珠散亂無人拾滿地霜華鬪月明姚
江李廸筆也露洗涼州馬乳香誰知沆瀣瓊
漿昭陽殿下思[illegible]髮分錫君王不敢嘗慈溪
桂廷璋筆也後有長歌亦自成語而小楷清
媚後寫暄題其人皆不甚著名然畫詩字皆
可寶也

再至沆皁舟中看競渡

往金粟菴食齋僧了礽云今城中龍山書院即舊日射圃也江陵公盛時築捧日樓臺俱取此中土填之後以射圃為書院時捧日樓久折去夷為廢地乃復取此土填其溝渠築書院基土仍還故處亦異事也江陵有赤湖離湖載于水經注今日僧云近三湖有離湖橋則離湖之跡未湮也

五月十七日雨大注將由草市往龍灣市聕蘇

雲浦從舟中移至天皇寺清坐損有云數日前有一陳姓者拜懺至厨中行淨偶見殘碑一具上隱隱有字即天皇過悟祖師入道因緣也訊之其人云修江陵相公府第時土中掘得以米四升易來作搗衣石其上大約言寺在城東郡第旁似不在城外也其人許送來俟閱後誌其詳

午天放晴登草市舟時夏道甫亦欲往遣人相聞頃之道甫至方舟發至太白湖畔即千頃

浩然矣

從龍口登舟過長湖四十里水天一色早霞鱗

鱗射波間至三湖常有十余里蓮花相接真

衆香國也望水中遠林近樹皆如墨汁點成

淋漓秀潤考水經注所云淸暑臺章華臺皆

在此湖中宗少文輟衡山之遊隱于三湖亦

此地也今湖上猶有臺觀遺基

閱雲浦書卷有子昻馬上擊毬圖一簇擁一戴

翼善冠者共以長杓取一毬此元朝宮戲也

係贋筆子昂小篆千文失首一行舊藏無錫華宅文石左史大部購得汝南子畫作跋至正二十一年春二月八日蔡和題成化四年商輅跋又艷雪堂詩雲浦園竹兩度着花大如瑞香色紅生葉而中吐黃穗芳冶可愛焦公爲書艷雪堂三字弁系以詩再閱趙子昂金書道德經刑部尚書不忽木公酷愛泥金書老子故爲書一過後有子敬跋元潤印章下有冠鐵繙銀印書法甚佳至正二年五月

二十八日眞集跋云感所知而書孫過庭謂之一合子昂與不忽木公想相知之深者也書道德經不覺泥金之滯又仇十洲飛燕圖繪飛燕合德外傳中事也劉松年四皓圖後有四代相印人物奇古當爲諸卷第一有薩天錫書弃看雲老人吳全節跋金粟山藏經紙書大寶閣陀羅尼一帋係宋人書原爲全藏今都失去矣李龍眠羅漢画有趙千里山水范寛山水趙子昂達摩又倪雲林枯木竹

石題云誰斲雲根千尺移將海樹三株墨沼
蕭條遺跡輞川依舊清畱又題云修篁古木
石龍從墨沼雲香識妙蹤彷彿仙壇春雨過
珊瑚碧樹欝青葱趙仲穆秋林晚渡盛子昭
倣郭熙山水李龍眠羅漢
遊壽聖寺寺去市三里許雲浦修之以接待往
來行脚者也
龍湖泛舟間有荷花聽湖田揷秧人唱歌晚别
雲浦諸公宿于舟還江陵予初欲從龍灣走

郝穴還公安念一還家中必不得即出不惟
玉泉山靈之約不可久負而無跡老人此一
別不知相晤何日以此决意速往盖名山勝
友兩不可孤也
過三湖白浪粘天荷香襲人
過長湖長年云舊有一石龜在岸邊乃江陵相
公載往墓前者偶棄擲于此歲久爲光怪數
年間其軀忽亡午抵天皇寺
遣人至公安取汎凫舟往玉泉

上愚園中汎舟上愚云太山廟西有長沙寺塔院見存住屋者爲張校尉太山廟東乃馬伏波祠西征過此人祠之因包孝肅斷疑獄其下人並祠之廟祝姓向其廟祝牒乃東吳孫權印子孫世守此廟後爲廟祟至伐銀杏竊神袍及雜爐爲近廟諸生呈逐去近復修之已煥然矣其牒予親見之又云老萊子今郡中西城人至今西城人多壽是日見雷何思題鄖工卷上兎死中書四字極佳上愚園內

叢竹別有一種極疎秀而長上干雲霄名曰
釣竿竹與他竹逈異上愚又云高季興五女
俱出家一爲莊嚴寺一爲法輪寺一爲石佛
寺一爲菩提寺一爲佛華寺今石佛見在莊
嚴寺供養佛乃碎石合成其住山皆女僧也
佛華寺有向夫人塔寺爲無盡居士重修按
牒恐是　國初令邑中亦有告身一紙上書
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或是此類也
六月初一日居天皇寺寺中草萊叢生命僧人

掃除是夜天雨紅豆色甚光瑩先是石首雨
後公安雨至是江陵亦雨不知是何祥也按
金世宗十六年臨潢境內雨豆

將往玉泉時肩舟已至沙頭急從護國寺移出
舟中同遊僧寶方亦至過佛華寺覓張無盡
向夫人塔蕭然亂草中初向氏父夜夢迎相
公偶無盡至遂欣然以女締好無盡初不信
佛法欲著無佛論夫人曰無佛誰當作論巳
無盡于維摩詰經有入始與夫人言佛法徹

玅如此夫人曰從今始可作無佛論也向夫
人信再來者
凫舟偶漏畧修葺之至金粟菴午飯晤蜀僧達
止至觀音寺登塔憇第五層江水新漲浩白
萬頃塔下有一小塔其右爲　國初湘藩國
師無方塔也肉身在其下當是時燕有廣孝
楚有無念蜀有無際湘有無方皆　國初選
擇以輔諸王者也守塔老僧云往時塔上常
出白氣後遂庋人貌其像治小室供于塔右

白氣遂隱今像尚存晚以一小舟與寶方達

止泛于三義河點茶說法

修理舟完令舟從大江走箕灣尋至金粟菴早

齋同寶方達止以一小舟從三義河走馬頭

市時水漲蘆洲皆沒穿柳巷中十五里至市

關公廟廟有一枯筍其節文作爻字可六七

尺節十九以其半上之朝以其半留廟中蓋

元至正年間物也候舟不至復登小舟逆之

至箕灣始遇夜泊馬頭岸

細雨淋淋從馬頭發岸邊多探魚苗者過百里
洲卽陸法和居士住處有上百里下百里之
名盖巴江之水在外沮漳之水在內而一洲
間之楊柳桑麻極爲膏腴午抵万城卽楚所
云万城也楚都在今歸州徙居沮漳之間築
万城自此而始故云万城也方城在葉非此
地也楊用修以方城卽万城大謬泊舟複登
岸見万城遺址尚存有一僧牗水治一閣來
乞名予曰可名爲荆山閣盖閣前卽百里洲

爲荆山居士陸法和生長地𡧍名之以存故實可也

沮漳之水大發艤舟閒步柳堤上已登舟隔舟數丈餘堤忽崩水如怒雷湧起百丈即向游地也早一刻則人皆沒盤渦中矣實天幸也乃廻舟至草鋪水如激矢一瞬而至遂從陸走紫盖可三十里至紫盖登正法樓大江隔百里晃燿可掬入暮微月照平蕪僧云舊有茂樹　國朝湘藩伐去爲宫殿湘王曾至此

今湖中路猶有湘王橋也

遣人以字聞度門并玉泉長老乞人馬來接暫

住紫盖一日

天黯黯有雨意由紫盖發過聖水寺見玉泉後

山及諸山騰舞皆作濃嵐而白雲如淨絮橫

亘其間時數騎走山上黒雲怒雷臨之隱隱

馮馮東沒西出雨大至無可棲泊又十余里

至民舍少憩頃之日復出至前溪水漲不可

渡令輿人負之以渡宿于王叟宅

辰起雨色黯黯遣人覘水云可渡不辭主人徑行令輿人負之以渡雨復大作抵度門寺已向午矣度門新修一小樓上有雪廬字董思白筆樓前梔子花盛開

從度門楞伽峰取山徑往王泉寺近寺流泉聲如轟雷予别寺中三年矣山中老宿聞予來意皆欣然禮佛後息于柴紫菴松桂日茂菴中老桂忽開二枝如金粟山中老宿皆詫以爲異事時六月中也

度門以桂開詩來予自題菴門額及堂額一菴
日柴紫庵堂額曰淨名堂
玄徹出所画玉泉圖修寺時曾經御覽者也又
出優鉢羅花葉如蟬翼輕細之甚不知所出
俟再考之
以肩輿謁關侯祠山舊有碑亭今撤去見前壁
危石橋已改修殿亦新修者歸令人鑿幻霞
洞三年前已鑿成覺其稍隘更加數笏乃堪
坐是日復登前山望九子

天微霽跡公來同登菴左嶺上卜堆藍閣基盖
山松甚多須不障山色者乃堪作閣已步至
堆藍亭閒話

天大霽雨四十餘日矣今日始見日光如得寶
人盡欣然晩至鐵塔灣臨水敷蒲而坐
偕逹止別去還蜀辰飯後步至乳窟窟有三其
一作沉綠色骨理瘦起更佳令人掃除苔蔓
泉水分爲二中有小洲遂敷蒲而坐凡揭水
二過一石壁下壁間斜出一樹覆渠有濃陰

望轡水潭如一方積雪覔徑路登爽籟亭瞑

坐許時復覔徑路登玉泉左掖山望九子諸

峰冶甚

鏊幻霞洞將成從後廡開一門達洞中由洞外

達堆藍亭

礴塔灣田以爲菴中香火之資飯于玉泉舊住

持處見黄平倩玉泉疏其首云石紐居士從

袁伯修兄弟見無跡上人語及玉泉因緣居

士曰異哉往家食時夢空餘有唱法聲仰不

見聲者南面則大圓鏡光彌亘天地予踴躍
光中中無他物東側一關將軍祠耳故予爲
真如法藏疏有常感異夢鏡光亘天之語直
不解光中獨予與關將軍者何也予既立堆
藍社于玉泉祠護法諸公平倩與焉關廟正
在東而堂正在西所云大圓光中者即此地
也平倩之夢不其神歟平倩疏云寺正負山
山勢斐亹暎隂如屏風屈曲未至數里林氣
石色藹藹導客客客爲洗礀水揺漾如風中

布候瀵泉争射乍如可數已復激亂如散珠

東去潺潺汩汩至橋忽止若隨松風入鍾磬

聲望而知爲靈境也語近寫生并錄之

遣人往草鋪取汎凫舟至河滘

日泄瀉不止無可覓醫藥且飲食粗糲甚乃知

山中枯槁難以養生宗少文老病復還江陵

有以也

病中頗思歸此去入伏熱甚愈難遠行不若郎

歸爲妙

從玉泉發諸僧送之泉邊過度門別迹公迹公
　送至金谷菴揮淚而別晚抵河溶舟中
從沮漳合流處發舟如激矢兩岸垂楊欝欝蟬
　聲相連數百里夜泊万城
過万城即爲江流從箕灣出忽見大江晃耀千
　頃爲之錯愕頃抵沙市小憩後乘順風下縣
　賣方施茶黃壇因小停舟萬部鳴蟬之聲銛
　千鋒刃叢沸江上日午抵公安
居質簹谷同年景陵鍾伯敬典試貴州以一字

相聞拘于例不見客致其所刻新詩幷其師
雷太史詩太史詩精選之僅得二冊姑毋論
其爲唐爲宋要以筆下有萬卷書胷中無一
點塵二語太史眞足以當之矣在伯敬之見
必欲其精而在予則謂此等慧人之語一一
從胷中流出盡揭而垂之于天地間亦無不
可昔白樂天詩中宗匠也其所愛劉禹錫詩
都非其佳者豈自以爲工者人或不以爲工
而自以爲拙者反來世之激賞也不若幷存

之爲是是日周公美名祚盛卒得年僅四十八憲副周公雲皐子也少有儁才苦心下帷冀取一第竟不得志而死記萬曆甲申先舅龔靜亭中郎與予及公美同赴府小試郡伯郝公玄鶴關中人也謝考時特呼予等四人出而提誨之稱中郎與予文太奇其後中郎與予各登賢書惟舅及公美次且不售五六年間三人相繼而沒而子然惟予一人存也可爲驚惋

七夕靜居園中

天暑甚火風薰灼惟吹亂書帙掀舞帷幔更無

涼意

送祈年應試作詩四首

黃州官給事暘谷以冊封榮藩便道過公安來

晤徘徊花下竹間語及予進取事暘谷云若

論世法似不可無以道眼視之此中關少何

物

龔晦伯以一小游舟載酒從斗湖至劉橋湖湖

面甚濶楊柳蘆葦大有野意是日立秋湖水

微波風烟涵澹令人凄然有洞庭木落之想

赴青蓮菴齋議請藏事盖公安原有藏久而殘

闕先舅壽亭爲首修一藏經閣以貯之主僧

圓公稍爲增補而人之所竊與虫之所蠹殆

居其半遂有志于南都請一新藏予草疏爲

之首是日約諸友共檀得五十金

關聽雨亝小門通橋樂亭此門閉于戊申今八

年矣常與中郎出入于此爲之慨嘆

橘樂亭樹立是日風日清美盖橘樹四株不惟
花香實美而濃陰遮蔽驕陽真可無暑故治
一亭以避猛雨非避日也
赴萬和夫席于濯足臺泛三湖日炙稍苦予曰
行樂亦須少忍苦天下無純樂之樂也
橘樂亭落成得祈年武昌書謂書坊假中郎名
刻書甚多告之以贗亦不信
長沙洪進士名雲蒸過訪予癸卯同年也洪孜
孜向學且云孔子不言過去未來而專言現

在以吾人所當着力者止現在耳

邀洪丈飲以明陪坐橘樹下納凉時已淸秋而

暑氣不減三伏

約怡山寳方齋同以明諸公坐橘樹下論學頗

有會心處是日郡太守吴公立一石碑于中

郎宅前曰袁中郎故里蘇雲浦書是晚鄒全

玉丈以龔覺先所和𦮙花菴韻三十首見示

寓悼亡之意筆下頗不俗而微欠遒老覺先

已逝去年餘矣使天假之年未可量也

八月十四日秀才周蕃卒初蕃未死之前一月
忽入冥見一處門廡甚壯麗問人曰此袁星
君住處入門見堂上主者即中郎也衣冠若
雲霞亦有牙牌作天篆蕃見而拜中郎曰汝
來耶蕃自敘有志青雲不幸夭折惟先生救
我中郎曰大凡作人要好作人好者即夭折
亦自有佳處可往汝却後一月始當命終且
還蕃曰先生何以住此處中郎曰我蒙上帝
之命檢校人間文字極費心力數月內可竣

事亦當遷他處矣言巳卽令人送之出頃之甦至是一月矣果卒

中秋月不明至王伯嶽飛雪堂小集見張江陵字一紙并得黃平倩庚子冬寄字一牘皆娓娓伯修抱恙事也寄書時去伯修化期僅一兩日耳而猶云病巳旋愈不知何故

飲龔聯伯表弟宅見黃慎軒書夜泛舟至劉橋湖中而還俄見林內烈焰大發舟中呌曰村中失火巳視之月也初生尚作赬色耳

得中郎十集內有狂言及續狂言等書不知是
何儈爻刻畫無鹽唐突西子真可恨也
新年從武昌歸試文甚苛
束裝入郡送太尊吳公行吳公遷吳憲副去公
于中郎極相知賞僻好其詩文凡于寻數有
知己之言故往送之
辰起入郡崔受之偕晚渡江將至岸忽有一人
大呼曰劉玄度逝矣寻驚問故其人曰玄度
至沙市觴妾忽病數日遂不起寻大駭會兩

舟相遇去急亦不暇問其人誰也予洒淚登
岸至寓即走唁之旅舍荒凉寂然一棺予哭
之不異兄弟也玄度名芳節别號恒沙大有
才藻善譚論與予爲髫年交舉丁酉鄉試第
二癸丑試卷已入彀將登榜矣而策中稱譽
江陵相公太過其詞殊激竟擲去其人旁通
百家言楚中異才也無子晚娶留何思太史
妹甚悍家有數妾皆不得御以無子故至沙
頭買妾欲以八月十八日納妾而十七日逝

矣病之前數日屢招其居停主人云袁三先
生到否幸爲我覔之其人遍覔不得去乎到
期僅兩日耳竟不及一言而别惜哉將至玄
都料理其嗣續及遺文時方未遑也
出都城北五里送吳公行途中晤上愚朱太常
坐鄭舍中共話且爲詰朝聚首之約晚飲瀛
洲王孫寓中時楚闈消息已至前年被落乎
私念曰有兒足矣安敢望此等分外事也
沅洲王孫早以字來留行同諸公至江頭共飲

是日大風雨亦不能行坐中有言新到吳伶歌曲佳甚諸公再訂明日聽歌之約

諸公共至徐寓演明珠久不聞吳歈矣今日復入耳中溫潤恬和能去人之躁競誰謂聲音之道無關性情耶

雨大作不成行泛小舟至江干看風濤際天意蕭然也

夏道甫邀泛舟時江水大漲鳧舟泛三義河楊生治具鳧舟由三義河出蘆洲至大江日已

西不成行

予將束裝入都門晚有便舟遂登舟往長安村

辭先人墓

早至長安村孟家溪息于先居忽病泄瀉至先

塋義堂寺諸僧來迎云寺已頽敗欲昇新之

予時畱北未能行檀也飯于雲澤叔宅時蘭

澤叔往常德未歸飯後即登舟回五叔及諸

兄弟王吉人輩送至車湖

早至縣料理北行裝命修花人整治花木安收

藏者

歸諸弟及親友送賓方往秣陵請藏予具十金作櫝資

入郡新安人汪唯修從予北行五弟及崔晦之以舟至佳胡寓見有遺骸暴露者命人以土瘞之

赴新安汪隣漁餞有未到重陽先落帽之句以予一笑偶隳幘耳

至天皇寺看十方堂時墻已漸葺往晤朱上愚

遇寶方從蘇雲浦舍同并得蘇書晚赴瀛洲
沅洲文華謙元泰元諸王孫之餞諸王孫皆
有志詩學者也時優伶二部間作一爲吳歈
一爲楚調吳演幽閨楚演金釵予笑曰此天
所以限吳楚也
閏八月二十六日早赴小泉王孫餞即成行夏
道甫金仲栗龔晦伯五弟六侄別于北城閩
瀛洲沅洲文華三王孫并祈年別于十里外
小蘭若汪唯修僧玄徹呂書記并僕五人同

發天微雨宿四方舖崔蕙畝送至舖中并乞

鼎州諸友書寫書完倦極

發建陽晚止團林舖是日雨大至建古作湕即

湕水也

天霽山色秀冶午飰荊門止小南橋閒步看溪

水清澈

從小南橋騎馬走石橋驛飯于麗陽馬上與汪

生浩歌抵空城已暮凡爲程二百里麗陽子

膽作溂陽

空城爲許同年玉繩留一日許爲予癸卯鄉試

北畿同年令空城

襄陽道中覽習家池登鳳皇亭止襄陽作一日

留

襄陽早發宿呂堰

呂堰早發止新野

過范蠡鄉光武故里渡白河宿三十里屯

南陽留一日以中郎秦中門生王顯我作令故

也夜宿博望

從博望涉趙河止裕州遣人問州守許公病伏

枕未起至卧榻處話許公予金陵故人也

飰保安驛過光武祠招撫崗扳倒井晚止舊葉

縣

葉縣道中渡澧水過子路問津處午飯止襄城

襄城道中渡汝水過吳季扎掛劔處午憇穎橋

穎封人隱處過孝子蔡順祠晚止許州城外

令人沽襄陵酒飲之

許州道中過八龍塚午飯淯川過鄭莊公見母

黃泉處宋呂蒙正養晦處晚止尉氏
尉氏道中飯朱仙鎮拜武穆祠得詩四絕晚抵
汴城止延慶觀
開封太守孟公魯難來晤昔與予晤于金陵一
別七年矣
阮太冲名漢聞來晤阮舊居燕京以嗣宗墓在
尉氏因家焉館于宗正竹居王孫所竹居家
有假山頗具巖洞之美藏書極多
早渉黃河風甚惡午飯金龍口止延津

延津道中日晡至衛輝登南樓望太行秀冶甚

雨中走淇門過殷太師比干墓蘧伯玉故里并

斮脛河止于淇雪大作

淇縣道中過殷墟子貢故里雪不止止宜溝

宜溝道中過盧扁墓嵇紹祠周文王演易處羑
里城鄴縣止豐樂鎮

彰河道中過磁州趙王城渚河止邯鄲

邯鄲過學步橋照眉池黃粱祠冉伯牛墓止沙
河

沙河道中過唐宋璟墓午憩順德止內丘

內丘道中午飯栢鄉過臨城縣漢光武斬石人
處馮唐故里大石仙橋藴季子佩印處宿于
趙州

趙州道中過三蘇故里古冶河午飯欒城走獲
鹿縣韓信講兵法處漢蕭棘侯柴武碑晉欒
武子碑止真定

真定道中過磁河午飯伏城馹過藁城縣沙河
橋至新樂縣界內木刀溝趙小河伏羲生身

孔子落筆處劉禹錫陋室韓魏公衆春園止

定州界內明月店楊柳茂盛

明月店曉發過漢光武雞鳴臺古鮮虞國漢昭烈安喜城慕容舊封樂羊勝跡過定州出北門五里爲靖王遺址孟良橋清水新源唐堯封侯故城古博陵郡蘇長公雪浪石午飯清風店入保定界止慶都

慶都道中過帝堯祠堯母鄉古樂涙地午飯歷陽漢張蒼食邑過滿城縣張燕公讀書處入

清苑縣界三十里止保定府

保定道中入安肅十里許望西山一派如巧雲渡易水止定興

定興道中過范陽重地桃園過督亢新城漢桓侯張飛里次涿州止琉璃河畔閑步橋上看山聽水山色佁甚橋下有載舟其水乃白溝河通天津者

十月初三日至都寓城外柳巷普濟菴見雷何思字二幅大有筆意乃南浦花臨水東樓月

伴風菊花乏泛酒蒲葉好裁書語也
入城止滇中友人陶刑部不退寓晤友人丁仲
暘仲暘以下第未歸夜往仲暘寓共話次日
移住三元菴
吳江村出周文矩韓熙載家宴圖并李伯時西
方傳燈諸祖靈讃又見中郎所作讃係絕筆
丁仲暘處見趙子昂親筆三絕暘林堂下百株
梅傲雪凌寒次第開枝上山禽曉啁哳定應
喚我早回來搖落山川草樹稀白[illegible]

南飛苦無淥酒酬佳節獨有黃花媚夕暉蕭
騷竹韻連朝雨浩蕩松聲一夕風梳篁北窗
初睡起交交黃鳥綠陰中
蔣子厚寓見高房山画房山元人官至刑部尚
書字彥敬
往石磴庵放生作主者呂孝廉濬也庵主自南
常往來涿鹿白帶山寺寺有隋淨琬法師所
藏石經已三千餘卷自南有志補葺其寺中
塔院往爲居民所占黃慎軒居士等鳩金贖

還得其與房山令書其護法一念真可欽也諸禪友以次至皆不及細詢惟閩謝耳伯浙臨海王伯度爲舊識是日放小鳥數千各禮佛食齋而散昨夜偶夢與李龍湖先生共話一堂是日有人持伯脩中郎與予共龍湖論學書一冊名爲柞林紀譚乃予兄弟三人壬辰歲往晤龍湖予潦草記之已散佚不復存不知是何人收得率爾流布夜來之夢豈兆此耶

陶不退云任丘徐開府三畏以進士任渭南令生平不信釋教凡有僧來募緣者不惟不施且加朴責時邑中三十里外有塔欲頹有異僧持緣薄至縣門求施門者曰前有求者已被責三十矣和尚如不去且將吃棒僧曰姑求之即被責所甘心焉門者不能阻徑持薄見徐公公欣然施二百金僧大喜出望外而左右亦竊疑之邑屬及士夫聞風皆施不日千金矣僧乃鳩工拆塔塔下忽有屋三間光

明如晝惟門扃百計不得開牎外見內有僧帽一上書徐三畏三字瓶一壐一及几案之類者皆有三畏字僧大駭異來者皆見乃報徐公公見亦愕然恐事涉神怪惑愚民觀聽急令閉之歸而語其子且云吾不欲其倡揚仍覆之矣徐公後官至督府臨終時語其子曰往塔下有名字事不必入墓誌可也諸子從之故至今人未知焉公之子名四隅與友人陶不退同宮至刑部山西司寮與之言陶

轉爲予述之

于吳江村處見元文宗臨唐太宗永懷二字以

賜巙巙子山者

過李大京兆夢白處因留宿强半皆是論學語

也

蘄州戶部郎袁蒼嶼來同宗之誼藹如此公學

問專究心于台教云一切安想非台教方便

不能調伏予曰此事如上陣殺人也有要刀

殺者也有要鎗殺者也有用劔戟殺者期于

殺人而已袁曰多學不精終不能殺人不若從一門深入爲妙予曰士大夫學道俱肯上陣便好今都無上陣之意何有殺人之日斷州之袁本江西即從天順北狩袁斌之後也今其子孫在京者已微

出楊妃上馬圖與友人張爾葆閱張云此唐末宋初顧閎中筆也係冷金箋故知爲唐物盖唐畫係多用側理冷金二種舊有韓幹馬已畧破碎張曰此神物也唐人絹素到此尚

是有日彩者

張爾葆處見李唐山水一幅汝窰酒盞一鼎一如綠玉三代物也新購得直三百六十金官窰爐一其直亦二百金予笑曰吾將買田而老焉

近日法古者購得宣廟已壞銅器重鑄爐下效沇度字可以亂真

慈慈因寺即伯脩中郎黃平倩舊日論學處也

過水關乃高粱橋之水從城下滙爲湖入大

內城湖畔蘭若櫛比淨業寺東有庵名龍泉
前瞰平湖十里蒭可望西山有中貴道人欲
葺之以舍予予故往覦焉果勝地也
陶不退赴大名府任與仲暘治一勺餞之
過龍泉庵前湖水皆結爲氷
從三元庵寓移至後湖龍泉庵夜月甚朗與越
中劉孝廉特倩步月氷上若淨琉璃時有裂
聲予甚懼特倩曰氷下凍極凝結故有聲耳
仍徘徊其上見有以几案寘氷牀上飲者

閒步雙寺時道途新脩甚淨以
皇太子妃將殯故也雙寺舊爲伯脩中郎及黃
太史共飯伊蒲之處寺極整飭齋具尤精潔
已至大佛寺見黃太史所書無邊虛空覺所
顯發八字及伯脩中郎遺墨歸庵飽後步氷
上
飲松江朱工部雲來處見董玄宰書画數十幅
又見其倣張僧繇画一小幅山樹皆作殷紅
色予謂僧繇梁人也恐無真跡可倣雲來曰

近一郡丞家有之故董倣之也又高克恭山水一小幅又王雅宜小楷便面秀絕餘名公者不悉記惟近日王辰玉書法老而帶媚眞可寶也

米戶部友石招飲看梅花坐中頗有奇石梅花穠石中尤清絕出歌兒演雜劇侑觴

赴李工部增華席李向于花源相晤別去已三年矣

覔仲暘于華嚴庵雪花飄瞥

夜大雪起視已三四寸因晤客見堦下積雪皆

為僕輩掃去甚惜之俄而飄瞥復浩然矣是

日坐明窓下看經義

李孝廉長蘅見召于顯靈宫寓同登藏經閣記

乙未之夏自塞上歸次日伯脩携至此處納

凉同遊者爲黄平倩陶周望顧開雍諸公今

數之已二十一年矣往廊房尚未盡頹今多

把兩廡左祠薩真人右祠王真官俗云真官

禮真人爲師故右墀栢樹枝幹婆娑委地示

不敢與師對也殊誕然栢甚遒古龍蛇下垂

可愛登閣見西山雪尚未銷銀濤蜿蜒天際

慨風色逼人遂下以春來多火病戒酒畧飲

數勺而歸

過東拜客見前門以車繩會極門礎高可丈餘

用騾駄四千蹄一礎已費十萬金矣

邀李素心丁仲暘來寓守歲天大雪

珂雪齋外集卷之十 終